



朱光潛全集

朱光潛全集

第十八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皖)新登字 03 号

朱光潜全集

第 18 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35,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5336—0118—1/B·18

定价 10.10 元

第十八卷说明

本集收译作《新科学》第一、二卷(〔意大利〕维柯著)。

《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作为《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的一种初版。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于1989年6月重新出版。

《朱光潜全集》编辑委员会

1991年3月

F25P/01

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伊萨卡和伦敦)
贝根与费希合作的1968年英译本译出

《朱光潜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问

叶圣陶 沈从文

王朝闻 季羡林 朱德熙

编委

叶至善 吴泰昌 程代熙

严宝瑜 商金林 朱陈

朱式蓉 张崇贵 许振轩

封面题字

叶圣陶

装帧设计

陈新

本卷责任编辑

张崇贵



维 柯 像



朱光潜同北大西语系学生亲切交谈

目 录

新科学

英译者前言	1
有关图书的笔记摘录	9
英译本中的省写字和符号	11
英译者的引论	13

本书的思想

置在卷首的图形的说明，作为本书的序论	52
--------------------------	----

第一卷 一些原则的奠定

时历表	85
第一部分 时历表注释，资料顺序排列	92
第二部分 要素	139
第三部分 原则	191
第四部分 方法	196

第二卷 诗性的智慧

前言	209
引论	209
第一章 智慧概论	210

第二章	诗性智慧的说明和划分	213
第三章	世界大洪水和巨人们〔F ₇ , J ₈ 〕	214
第一部分	诗性的玄学	218
第一章	诗性的玄学，作为诗、偶像崇拜、占卜和牺牲 祭祀的起源	218
第二章	关于本科学一些主要方面的系定理〔I ₈ 〕	225
第二部分	诗性逻辑	234
第一章	诗性逻辑	234
第二章	关于各种诗性的比喻，奇形怪物和变形的一些 系定理	237
第三章	关于各原始民族中诗性人物性格所用的语言方 面的一些系定理	241
第四章	关于语言和字母起源的一些系定理；其中包括 象形文字，法律，名称，族徽，徽章和钱币的 起源；因此包括部落自然法的最早的语言和文献	249
第五章	关于诗的风格，题外话，倒装，节奏，歌唱和 诗格这几项的起源的一些系定理	270
第六章	续第四章开始所宣布的其它系定理	277
第七章	关于学者们的逻辑学的最后的一些系定理	287
第三部分	诗性的伦理	291
第一章	诗性的伦理和由宗教通过婚姻制度来教导的那 些凡俗德行的起源	291
第四部分	诗性的经济	303
第一章	诗性的经济，这里说的“家族”起初还只包括 子女们〔而不包括家人（奴）们〕的那些家族	303
第二章	氏族及其家人（奴）出现在城市之前，没有他们，	

城市就不能产生	325	
第三章	关于单凭同意制定的契约的系定理	338
第四章	神话法规	340
第五部分	诗性的政治	342
第一章	诗性的政治，在这下面诞生了世界上最初的一些政体，都取最严格的贵族形式	342
第二章	一切政体都是从某些永恒的东佃(或封建)原则诞生出来的	356
第三章	户口税和公库的起源	369
第四章	罗马各种议会的起源	372
第五章	系定理：是天神意旨制定了各种政体，同时也制定了部落自然法	375
第六章	续论英雄时代的政治	379
第七章	关于古罗马制度的，特别是关于假定为罗马已有的专制王权和假定为朱理亚·布鲁图所创建的民众自由权的一些系定理	394
第八章	关于最初各民族英雄体制的系定理	397
第六部分	405
第一章	诗性历史的概要	405
第七部分	诗性的物理	409
第一章	诗性的物理	409
第二章	关于人或英雄本性的诗性物理	411
第三章	关于英雄式语句的系定理	416
第四章	关于英雄式描绘语的系定理	417
第五章	关于英雄习俗的系定理	418
第八部分	420

第一章	诗性的宇宙	420
第九部分	诗性天文	429
第一章	诗性天文	429
第二章	从天文以及物理和语言三方面的证据论证在一 切古代异教的诸民族中，〔天文方面的〕诸原则 的一致性	429
第十部分	诗性时历	433
第一章	诗性时历	433
第二章	确定世界史各种起源的时历准则，世界史必比 李驽斯建立君主专政时较早，而一般世界史却 从李驽斯专政开始	436
第十一部分	诗性地理	441
第一章	诗性地理	441
第二章	关于伊尼阿斯来到意大利的系定理	451
第三章	诸英雄城市的称呼和描绘	454
结 论		458

英译者前言

中译者对这篇《前言》的说明

英译本一开卷就是这篇很不易懂的《前言》。依中文习惯，它应叫作“译后记”或“编后记”，如果不曾通读过《新科学》全文，是无法读懂这篇《前言》的。原来维柯遗留下来的只是一部几经修改而尚未完全定稿的手稿本和初次付印过的第一版。他的门徒原编辑人尼柯里尼和克罗齐参照原书第二版来校改维柯自己曾校改过而且付印过的第三版，发现不少的困难。特别是在维柯凭记忆引用经典文献时不尽符合原文，或根本不注明原文的来源，前后文的关联也不够清楚。两位编辑者以及后来的英译者采用了把每部分每段每条的号码都用字母或数字放在方括弧里作为数字号码，来标明资料的来源和前后文的关联和互证。英译者在本卷长篇《引论》里已把《维柯的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这一总标题中的一些名词或术语逐一加以解释。例如“各民族”“共同性”“原则”和“新科学”之类，要先看这篇写得很好的长篇《引论》，然后再看这篇写得不太好的《前言》，就比较易懂些。这篇《前言》却也说明了《新科学》的1928年这个意大利文标准版先由维柯的意大利门徒尼柯里尼和克罗齐就意大利文版多次校改的经过，以及英译者贝根和费希两人1939年在尼柯里尼和克罗齐协助之下开始从事用英文翻译《新科学》的经过。英译本未译完，即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止，到大

战结束后才译完。全部英译文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改，到1961年英译者才把删改的英译文交船锚丛书社(Anchor Books)出了一次删节本。后来全部译文又在困难情况下经过多次修改。

《前言》全文

扬姆巴蒂斯塔·维柯的《新科学》英译本所依据的原文是福斯托·尼柯里尼对意大利文第三版(那不勒斯，1744年)做了编辑加工的版本，收于《意大利文库》(Scrittori d'Italia)的第112卷和113卷的前166页(巴里拉泰尔扎书店，1928年)。尼柯里尼利用维柯的手稿对原文第三版作了校勘，他把很长的段落和句子拆开，插入用圆括号套起的注释，在其他方面对标点符号作了现代化的更新，给段落和章节加上序号，为没有小标题的段落补上小标题，并给每一段编上号以便利读者查找和参照。(在后来的版本以及他所作的关于《新科学》的评注和引证书目的考订中，尼柯里尼都用“增补本《新科学》”一语来称呼第三版外加上所增补的手稿中曾被第三版“删去或作了重大改动的”段落以及对手稿所作的无数改动。1928年版本第113卷第169—309页部分就是这一类增补的段落；在此后的版本中，尼柯里尼还作了其他若干增补。)

我们的英译本翻译工作是1939年在那不勒斯和卡普里两个地方开始的，为着便于就近和尼柯里尼和克罗齐两位专家商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翻译工作被迫中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继续译完。英译本于1948年首次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61年我们又校改和删削了一次，由美国船锚丛书社出版了删节本。此后全部译文又经过一次修改，在船锚丛书社删节本所未收入的那些部分，改动处当然更多，改动的幅度也更大。

维柯这部作品的1744年版本既无索引也无脚注，所以就在行文中叠床架屋地插进了大量关于三类参考资料的说明：(1)关于参见本著作其他部分的参照说明；(2)原始论证材料的引文；(3)对经过研究的十六、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有关参考文献的说明。

在所有这三类参考资料中都存在着大量缺点。维柯往往只凭自己的记忆作不精确的引证，结果，他的引证自然含糊不清，而他记忆中的引文时常并不是来自原始资料而是转引自第二手著作；他时常张冠李戴，把某位作者说的话安到另一位作者的头上，或者把同一位作者在某部著作里讲的东西归到了另一部著作里；他作出的一些历史论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论据；他表示要在以后的章节中作进一步讨论的许诺时常没有兑现；他有时候说“参见本书后文有关部分”，而事实上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后文”。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禁要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新科学》其实是一幅伟大的幻景；前后文互相参照的线索所连接的其实是这幅幻景的各个组成部分，至于这部著作本身的各个部分，它们仅仅是作为次要成分被这条线索非常不完整地勉强连缀在一起；这幅幻景虽然在这里或那里和历史事实有松散的联系，其余的部分却都脱离了历史事实而飘浮在半空中，如果说不是完全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话；然而，纵使如此，就这幅幻景的整体格局而言，它却是符合于历史真实图景的。

尼柯里尼所作的那些显示出其天才和渊博学识的不可缺少的“史料评注”，以一种不为贤者讳的态度揭示了维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见第139段〕若干错误和缺阙，纠正和补充了大部分讹误或阙漏，而把一项未竟的工作留给了后世水平较低的学者去完成，即搜寻出那些尚未被他发现的论据，或者是为那些在

他看来还不够有力的论据寻求出更加强有力的论证材料，从而证明维柯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并不象尼柯里尼伤心地所说的那样完全游离于历史事实之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是在尼柯里尼的“杰出评注”里也仍然存在着若干排印上的和实质性内容上的讹误，这些讹误只有通过仔细校勘参考材料才会被发现，而这项工作之艰巨令人生畏，使人望而却步，以致已经被许多编辑者、翻译者和诠释者以讹传讹地重复了许多次，或许要经过一两代学人的爬梳剔理才能完全匡正。

如果由英译者对《新科学》的词句酌加新的评注，一方面尽量利用尼柯里尼的评注，但又不把他的评注奉为圭臬，而是同时还尽量利用近代各科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新研究成果，这当然是应祈求的大好事，而且现在时机也已成熟了。可惜这还不是我们（英译者）力所能及的事。不过我们在本版《新科学》译文中，在补足和纠正维柯的参考资料方面，却也已比在1948年的版本中前进得很多了。现在应说明一下我们对上述三种资料缺点的处理。

（1）本版把各段都记上了数字号码，这就使我们每逢象“我们在公理中已定下”，“如我们前已证明的”，“这话我们已引用过几次了”，“下文不久还会见到”，“我们将来还要详细地说明”之类词句，就可以用放在方括弧〔〕里的段落号码来代替这些词句了。用这种办法，我们增加了很多其它互证的资料。在涉及专用名词时，书末尾的“索引”部分还另向读者提供更多的互证资料。①

① 《新科学》末尾“索引”占了十几页（英文版427—441页），因尽是专用名词，不易译，例如Egypt〔“埃及”〕项下“索引”就有近百条。Homer〔“荷马”〕项下还更多，做研究工作者应尽量利用原文“索引”。中译者力不从心，没有能把“索引”全部译出，只译出其中最常见的部分，这是一个大缺点，希望将来有人补译。——译者

(2) 维柯往往只用作者的姓名来指一些原始资料，至多也不过加上该作者的著作的名称。在大多数这样的事例里我们已用了更准确的资料，用方括弧套起放在句末。已收入英国《洛布古典丛书》中的希腊、拉丁名著，我们就用英译本的名称，注明在该版本中第几卷，第几章第几节第几页，甚至第几行。参看后面《英译本中的省写字和符号》项。

(3) 因为维柯所提到的有关文献大部分现已被人遗忘了，而且尼柯里尼在他的《评注》里已提供了大量资料，而任何藏有这方面资料的图书馆里都会有这部《评注》，所以我们在大多场合里将满足于用作者的本国语言或英文来写作者的姓名和他的著作。英文读者们如果没有足供研究用的图书室或是没有空闲来研究而仍想获得帮助，使自己能认识到在自己所研究的那门科目中维柯在当代学术性文献中要占什么地位，他可以读一读佛朗克·E·曼纽尔(Frank · E · Manuel)的两部最近的著作，一部是《十八世纪怎样对待上帝》(The 18th Century Confronts the Gods)，另一部是《牛顿作为史学家》(Isaac Newton Historian，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和1963年版)。据曼纽尔说(见后一著作第43页)，维柯曾把《新科学》第一版寄赠给牛顿，但是“牛顿如果收到了，他是不会不懂得这部书的意义的”。

维柯还提到他自己的早年两部著作，一部是《普遍的法律》(Universal Law)(1720—1722年)，另一部是《新科学》第一版(1725年)引用这两部书的地方见本版《新科学》的“索引”中“维柯(Vico)”名下。

我们从前为《新科学》删节本写的《引论》复印在本书里，只小有更动。一篇很长的历史介绍性的《引论》，作为一种更加一般性的阅读指导，曾印在1944年我们译的《维柯自传》里(这篇